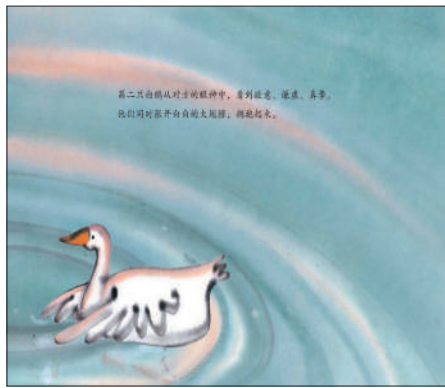


【图画书大家素描之二】

林良 让孩子认识人生的温暖



林良，童话作家、诗人，今年88岁。从艾瑞·卡尔的《爸爸，我要月亮》到安东尼·布朗的《大猩猩》，林良翻译了几十本图画书，也以此参与构建了台湾图画书阅读的最初版图。当然，作为作者，林良对图画书的更大意义，在于创作。最近，他的图画书作品《绿池白鹅》在大陆出版，我们正好借此再次思考原创图画书的道路。

新京报：据说你从小就喜欢看图画书，到初二的时候还在看，因此被同学们笑话？

林良：小时候我父亲对我们买书没有限制，我住在厦门，全国各大书店在厦门都有分店，商务、世界知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都有分店。还有上海新成立一个儿童书局。我们买书都买儿童书，我挑了书以后，父亲在柜台买单，我看得很愉快，没有想到要看大人的书。到了初中，同学问，某本书你看过没有，我都说没有。他们又问某某书你看过没有，我也说没有，他们觉得好奇怪。倒过来我问他们，《水孩子》你看过没有，他们不晓得什么叫《水孩子》。

新京报：起初你并没有从事图画书创作，最早写诗歌的吧？还折成纸飞机扔到邻居家里，因为邻居是个报

刊的总编辑。

林良：我是觉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爱写诗，很少说要做个散文家，都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另外一个就是要写诗。我写情感方面的诗歌比较少，我喜欢歌颂海，对海的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写写暴风雨里的海、阳光好的日子里的海。

新京报：怎么转到儿童文学上来了？

林良：《国语日报》创刊后，过不久我担任儿童版主编，大概因为我比较没那么世故。我的前辈同事们的孩子就在《国语日报》附近的国语实验小学上学，放学后常到报社等父母。在那个时候，我下午工作比较轻松，就跟他们变成了朋友。那时候我认识一个男孩子，只有9岁。前不久我们又碰头。他跟我说“林叔叔，我今年已经70岁了。”

新京报：和小朋友打交道加上编辑儿童版促成了你的儿童文学创作？

林良：我跟他们在一起常听他们说话讲故事，就会了解到儿童的语言特点。比如说，孩子说话有修辞学里的替代。一个孩子跟我说他的牙齿痛，我问他是哪里痛？他说，“楼上楼下一起痛。”还有一个孩子跟我辩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她坚持先有鸡。我就说，“就算先有鸡，那最初的第一只鸡从哪里来的？”她说，“我妈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他们说话也蛮有趣的。我常听孩子讲不完的故事，听到他们说话的方式，会了解哪些词对他们不合适，他们不懂。对后来我的儿童文学写作很有帮助。

新京报：记得你说过，写童书就是写给童年的自己。

林良：有一点是这样，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写自己。给孩子编故事的时候，自己的很多童年经验、感受都得上，等于剖析自己一样。

新京报：你的创作一直都是温暖的题材，为什么？

林良：我比较喜欢写温馨面的内容，生活里、人生

里，这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让孩子认识，人生也有温暖的一面，而不是编造的。有的人就很担心，觉得我这样写，是让孩子关在象牙塔里，对人生的悲苦一点都不知道。我的想法更特殊，我写温馨的，那些写悲惨的人很多嘛，所以他们就去写喽，我写我的。用不着觉得小孩子会关在象牙塔里，打开象牙塔的门，很多人已经在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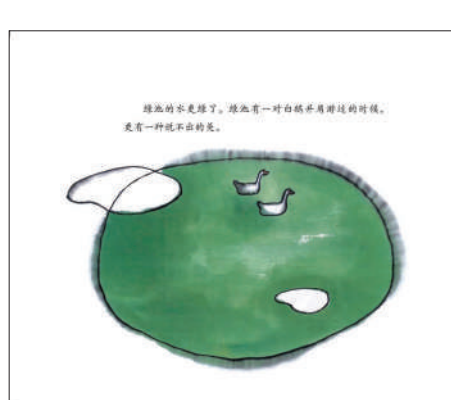
新京报：《绿池白鹅》刚刚在大陆出版，说说这本书？

林良：我的小弟养过一只鹅，小时候他带着小鹅出门去放鹅，让鹅在池塘边游泳。过了几个月，小弟带鹅出门我们就很放心了，那时候他8、9岁，鹅已经块头很大，嘴会掐人，它可以保护小弟。我看过小弟在池塘放鹅，鹅在里面游泳，小弟叫一声，鹅就跳上岸跟着他走。鹅是白色的，也代表了纯洁和纯真。

新京报：你诗意的笔，加上陈美燕的水墨画，非常美。

林良：我很喜欢陈美燕的画。可惜，这么好的一本书，没有得到丰子恺奖。很不可思议……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林良图画书作品《绿池白鹅》最近刚刚出版简体版本。

当人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书评人 苏七七

想用《自由与世界的关系》来做这篇书评的题目，可这就像是给一只小甲虫戴帽子一样可笑，一样大而无边吧。不过这本图画书不完全是给小孩看的，它更像是绘本作者对人依恋自然与渴望自由的本能的一种描绘。

书的作者涅斯特林格和绘者雅诺什都是图画书领域的大家，但似乎雅诺什面对“从前有一个人，他孤零零的，他一无所有”这样的文字描述也纠结了一番，没有任何界定是一件让人茫然的事吧，在书的第零页和第一页里，是“一个人”的各种铅笔草稿，正在，侧面，全身，头部，戴帽子，不戴帽子……这些“他们”最后汇总了，成了一个人的全身像：三四十岁的成年男子，手背在后面，棕色调的衣服，里面一件蓝衬

衣。头上戴着线帽。他无所事事地站在一个旷野的前景上，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与一幅思索的神情，他是一个流浪汉。

一个人会遭遇坏天气，会病倒在路边。有人救了他，一个女人收留了他，让他感受到她温暖的气味与皮肤。但后来他又走了，他漫渡许多城市，夜晚藏在教堂的祭台下，在清早醒来时，看第一束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教堂——几段小故事都写得很优美，就算不是流浪汉，一个普通人，也许生活中也有过那么几个跳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时刻，让人感到纯粹与自由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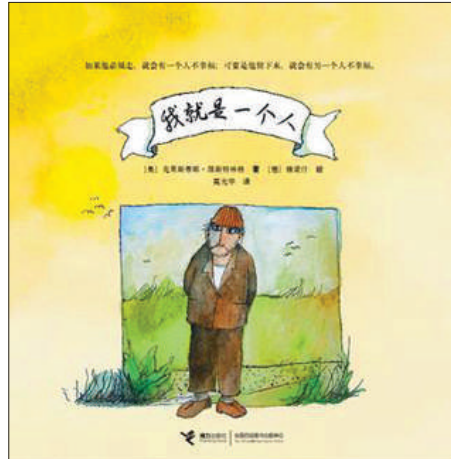
在季节的轮回里，他又到了从前收留他的女人那里，生了一个叫小汉斯的孩子。渐渐地，他有了名字，有人叫他“汉斯的爸爸”，再后来就跟着孩子，也叫“汉

斯”。他会停留下来吗？从“一个人”，成为一个“汉斯”？这也不是坏事，但显然，做“一个人”是他内心的需求。他不接受一个固定的位置，不承担责任，不享受福利，在“一个人”这里，保存了一种反主流与反“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每一个人都被纳入一个严格的社会系统，《美丽新世界》中的未来似乎已触手可及，而有些“一个人”的存在，或者人的想法中还保存着“一个人”的部分，社会系统才不至于成为一个机械式功利式的存在。

作为一本温情的图画书，《我就是一个人》里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基本融洽的，社会包容一个异己的存在，而社会中的相关个体（比如“滚圆的女人”）并不要求“一个人”履行一个社会人的应尽职责。这个地母式的女人当然是女人的一种理想状

态，这也是男性追求自由的文本里一个共同的缺陷：在自由之后，有一个无怨无悔的起着照顾、关怀、生儿育女之责的女人。作为个体，这样一个女人当然可能存在，但在一种生存方式的哲学讨论中，这样一个女人作为类型出现，未免掩盖了女性可能是无助的，艰辛的生活状态。

任何一个向度的可能性的呈现，对于另一个向度都造成障碍吧。一个完全的，完整的，完美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只是各种观念之间会形成对话与互补，形成一个话语场，形成一种丰富的喧哗。在一个充斥着如何强化社会属性并在社会里成为一个大温拿的话语空间里，《我就是一个人》是一声清新的小叮咛：“别忘了日光与飞廉花！”就算当不成一个彻底的“一个人”，偶尔让思想偷偷出轨去当一会儿“一个人”，也不是坏事。



《我就是一个人》
作者：涅斯特林格
绘者：雅诺什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2年1月
定价：35.00元